

林奕華 × 張艾嘉 × 王耀慶

《聊齋》
時間：6月21日至23日 晚上7時30分
6月24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聊齋》到底聊什麼？



胡小姐與蒲先生：我們聊什麼？

真愛就像鬼故事，而人，總是知道得太晚？

林奕華導演、黃詠詩編劇、張艾嘉與王耀慶等主演的舞台劇《聊齋》今年1月在香港上演，反響熱烈，旋即決定於6月重演。一個陽光耀耀的午後，記者與三位主創聚在一起，聊聊舞台上到底有沒有鬼故事，而《聊齋》到底聊什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劉振祥攝，非常林奕華 提供



《聊齋》的場景是酒店，人人都是過客。

王耀慶與張艾嘉在《聊齋》中飾演的胡小姐和蒲先生。

寫在首演之後

1月看完《聊齋》後，我總忍不住想，為什麼台上說話的人那麼多，卻好像並沒有真正「聊」到什麼？其中有一場最過分，在酒店的房間中，酒店員工們不斷重複相似的動作流程，鋪好被子、拿出衣服、搬弄酒杯……然後每一次重複，都加入一點變奏混入不同的物件，讓整個流程的意義發生微妙的轉變。這其中，所有人都在不停講話，台詞密集得像是發射連珠彈，幾個循環下來，聽得人強迫症就要發作。

可他們真正「聊」了什麼？他們只是在機械性地「說話」而已，對話的內容也許juicy，卻毫無意義。麻木疲憊的面孔，蒼白空洞的語言——就像生活中的我們——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已然失效，而我們還要用更多的喧鬧去掩蓋這種失效。

林奕華在facebook上分享說，「讀《聊齋誌異》，故事的大同和小異，均指向理想與現實產生落差時，人就卡在中間。」也許是年紀漸長，這個「卡」直接擊中了我——不上不下，進退失據，好像被困在無有之地，不知道如何從死循環中掙脫。林奕華則嘗試在戲劇中尋找答案，那種「卡」，也許是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失效，以及，人與自己之間的「失聯」。

也許，認清自己，與自己對話，才是重新讓人生轉動的契機。

聊齋還是齋聊？

舞台劇中，王耀慶（耀慶）飾演的暢銷作者蒲先生寫了一本「滯銷書」，鬱鬱不得志的他跑去開發了一個聊天App「齋聊」，使用的人可以設定出一個自己理想中的聊天對象，而蒲先生自己設定出的理想對象，就是張艾嘉（張姐）飾演的胡小姐。隨著劇情的展開，胡小姐的真身漸漸顯露，她與蒲先生之間離離合合的過往與感情真相也被不斷揭開……

許多觀眾看完後也許都有這樣的疑問：舞台劇《聊齋》離蒲松齡的《聊齋誌異》有多遠？簡潔摩登的舞台，時髦呱噪的男男女女，除了開頭幾場酒店中惹人爆笑的「鬼氣森森」畫面，好像看不到狐仙妖與落魄書生的影子。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劇中的每一段和《聊齋誌異》中怎麼對應。」林奕華說。他與編劇黃詠詩曾說過，這次的改編不是將故事一段段抽出再

加工，而是有點像「免治」，把《聊齋誌異》揉碎在其中。「只是這樣沒有意義，我眼中看到的《聊齋》和你看到的《聊齋》，相差可能非常大。」

觀眾需要進入其中自行領悟，那演員呢？

飾演胡小姐的張姐，與《聊齋誌異》的初接觸，可以追溯到1977年大導演胡金銓找她去演《山中傳奇》中的女鬼依雲。但林奕華的《聊齋》顯然和那個古樸靈異的世界相去甚遠，劇名「Why We Chat」更巧妙地點出由社交媒體軟件連接的當下世界。

「我也沒有說把《聊齋》看得那麼透。」張姐說，「我很喜歡這個英文名：why we chat？現在的人也需要有一個地方去chat，但是chat about what？聊什麼？當年蒲松齡也是有個地方，但在chat什麼東西呢？這個就是兩者一個很相似的東西。劇裡面，故事一件件地在發生，我演的這個女人頗有點俠女的精神，為了幫助他（蒲先生）還去和那個老男人談判。很多人性的東西在裡面，只是我們不是穿古裝。」

不一樣的張艾嘉

張姐說，剛看到黃詠詩的劇本時，覺得很jumpy，台詞不容易記，時空又跳來跳去，等到真的進入了又覺得很有趣。而黃詠詩，正想在劇中挑戰張姐一貫給人優雅大氣的正能量形象，讓她去演一個會「勾引」的女人，一個會做錯，會不知所措，會事與願違，會耍任性的女人。一個不一樣的張艾嘉。「我自己到現在為止都還在想，這個女人能夠再怎麼處理，去讓觀眾更多地感受到她的真實性。黃詠詩他們總覺得我很優雅，這是他們看到我的外表的東西，其實我有很多內心的其他面。或者說，我怎麼去理解這個女人？她的感情那麼直接的時候，她怎麼去表現自己？怎麼受傷？怎麼不懂？她的遺憾，她所有都是在劇中存在的，我可以更加down to the earth地去做。」張姐說，這個女人和她本身並不很像，她一直在不停想像她可能的態度，而這個故事很「耐想」。「所以，不是一定要將鬼故事加進去的。當時蒲松齡在創作的時候，也許想要

探討的也是在這些上面。而在那個年代的真實生活中，也許更難去探討這些層面，比如男女平等問題，是多難的事情，所以只好寫成鬼故事。」

不要《聊齋誌異》的皮相，拎出它的骨，放在當代的語境來討論，原來有些世相人心從來沒有改變，原來蒲松齡那麼「潮」。

男與女 一體兩面

耀慶則坦言從第一刻接觸劇本就沒有質疑過這不是《聊齋》。「為什麼不能接受這是《聊齋》？為什麼一定要演所有古典名著中的片段？」他反問。在蒲先生的身上，他反而體會到非常個人的聯結，「就好像他窺探了你某些私底下不想被別人知道的事情。我們都有不為人知的一面，都有想要呈現出來給別人看到的一面，這和我們私底下真正是個什麼人，是有差距的。我最喜歡的這次做的是，也是這次的戲和我們之前做過的戲不一樣的，以前我們總很清楚這個地方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事情，要呈現什麼感覺，人物是什麼樣子，都有畫面。這次卻完全不同。」角色在當下也帶著疑惑，隨著劇情的展開才揭露最終的謎底，彷彿明白了自己與對方之前的選擇是怎麼一回事。

蒲先生看似風流自私，與數個女人糾葛不斷，但每次回頭想要看到的都是胡小姐；而胡小姐，一直以為自己離開蒲先生是因為兒子的夭折，到最後才明白「不敢愛」才是自己果敢決絕表面下的真相。「很多東西都是自以為當時做對的事情，但是後來意識到自己是錯的。可是人永遠都知道得太晚了。」張姐說。

而在林奕華看來，蒲先生和胡小姐，代表的不是單純的男性視角或女性視角，而是「一體兩面」。「《聊齋》其實我讀到最多的是陰錯陽差、陰陽相隔、陽奉陰違……很多陰和陽的出現。這個故事好玩的就是他們兩個角色衝撞的地方，恰恰是他們要經歷過這些事情的時候，才能明白對方。不是簡單地說這個是女人，這個是男人，如果這樣就不好玩了。」



王耀慶與張艾嘉在《聊齋》中扮演的胡小姐和蒲先生。

吱吱喳喳話相逢

林奕華、張姐與耀慶，三人的上一次合作已經是十年前的《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這次老友記再相聚，有沒有發現對方有什麼不同？只聽三人吱吱喳喳，吐槽功力更上層樓。

王：我覺得（大家）沒有不一樣，時間真的過得很快。但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好好解釋。排《華麗》時有一場張姐和我坐在一個椅子上，這個椅子就這麼大，當我們要坐時，timing很重要。有一天，因為我坐下時沒有留下足夠的空間，以至於她蹲在那旁邊支撐了很久，以至於她這十年裡都在不停說——「你要減肥，你看你什麼時候胖成什麼樣子」。十年了，現在她說：「嗯，你真的是瘦了一點了」。

張：我是為他好對不對？可是呢，後來他為了這句話……有一天我在拍《念念》，他來探班，我看到他，嚇到，他瘦了10公斤！他走過來的時候，我心都碎了，因為，我覺得他瘦了不好看。（眾人大笑）

王：這就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我的經紀公司和旁邊所有人一直旁敲側擊地說「你不要吃了，你很胖……你椅子都坐那麼大……」可是我認真地瘦了以後，他們又說：「你現在不好看了」。

林：（笑）這真的很「聊齋」！

王：你們到底要怎樣？！
張：這次完了以後我有和他說，你知道嗎，我現在非常能接受耀慶這個個性，因為他若不是這樣，他的戲不會演那麼好。他的調皮，他的那種不合作——有時遲到，有時要去抽雪茄，突然不見十分鐘。很多很多奇怪的小毛病，你就會接受，因為這就是他。他工作的時候就會全心給，但沒有那個調皮就做不到。

王：我也想到例子，為什麼大家覺得你（張姐）優雅？她有一天說她會吹口哨，她說我可以用每一根手指都吹口哨，於是開始食指、中指……吹完滿手口水。優雅在哪裡？

張：覺得他（林）好像比以前更用功，有時很擔心他，好像停不下來。

林：我越大，越覺得，導演其實是一個非常全面的工作，而以前都只是做了一小部分。它是個很細很細的活，真的像打磨一個東西，做一個雕塑一樣，我覺得我只做到了十分之一，所以有時我的心會比較急。但是同時你不能去壓迫你的演員，所以對我來說只能收緊自己，只能壓迫自己。創作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地方還是它是一種修行。我現在很多時候，我的心情，是比較沉重的。

這一次，張姐和耀慶，他們的分別在哪裡呢？張姐，這一次對我來說絕對新鮮的是她沒有寫劇本，所以沒有辦法通過黃詠詩的劇本來猜到會怎麼樣。從她進（劇團）來我就發現蠻好玩，她和《華麗》的時候不一樣。《華麗》時她很了解那個角色。而這一次我看到她，我說：「你這一次還蠻隨意的」。我有害怕過一段時間，因為他們兩個就是完全不正經地在那邊玩。但是我願意相信說，其實這個「玩」就是像一個草稿。《華麗》不是這樣的，我也很喜歡《華麗》，《華麗》是我們有差不多一周在讀劇本，

讀的時候我們的情感已經在醞釀了，我把佈景放在我的面前，他們唸的時候我已經看到整個走位。可是這次是另外一種。他們兩個人必須先「玩」出那個關係來，然後整個戲才成立。這次，他們好像各自有了過去一段時間的經驗後再回來玩，他們沒有生疏，而這個「沒有生疏」已經是種變化了。耀慶的改變是，他以前一來就已經把台詞全背好了，但是這次一直在抗拒背劇本。他每天像畫家走進來塗塗畫畫，然後把稿子丟掉。然後我每天看著他畫，在一個階段我甚至擔心其他演員也變成他的「顏料」。他就是一直在試「還可以怎麼樣？還可以怎麼樣？」

京劇《帝女花》簡潔唯美

唐滌生名劇，任白戲寶《帝女花》不僅是粵劇迷所喜愛，相信連非戲迷也懂幾句：「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薦鳳凰台上……」。其曲詞被唱到街知巷聞，但更加深入民心的是劇中一雙主角駙馬周世顯及長平公主可歌可泣的故事。早前香港藝術節邀來中國國家京劇院首度把《帝女花》創作成京劇，並由魁智、李勝素分飾劇中一雙主角。

儘管編排由《樹盟》、《香劫》、《計定》（即假死）、《庵遇》、《寫表》、《上表》、《香天》組成，保留了原著的脈絡，中國國家京劇院的《帝女花》絕非純把粵劇轉化為京劇版，而是重新創作一個合乎京劇特色和演出的框架。如周鍾雋倫兩角在粵劇中由丑、小生演，京劇版則由架子花臉演。另長度亦按一般新編京劇標準剪裁為約長2個半小時。在整個創作中見到其保留舊場口，但都不是照粵劇原有的設計來做。京劇《帝女花》主篇雖集中在一雙主角上，但極為簡潔，不少場口大幅刪去很多細節。

在京劇而言，尤其新劇，有其一套特色。不過有些細節影響了戲中情節的合理性就需留意。在《上表》中，新朝一半官員仍穿明服出現，看慣粵劇的觀眾不會奇怪，因在《寫表》後粵劇版的駙馬要周鍾雋倫公主上朝進宮皆要穿明服，新劇沒帶出這點，便不夠清晰。

礙於長度，要刪去大量情節，戲雖變得略簡單，主題仍見突出。于魁智、李勝素的駙馬與公主有其吸引一面。二人的造型，也參照了粵劇的一些特色，讓人看起來又多一分認同感。另外佈景服裝極為漂亮精工，京劇《帝女花》像要打造出一齣唯美新劇，就連長平公主那套道姑袍都靚得好交關。京劇《帝女花》有其自創一格的手法，其中音樂運用得很好，除一般的京腔，在重要場口如《香天》都有新曲設計，另外在適當時也加入粵劇版主題音樂的片段，都能喚起人對《帝女花》這套經典的感情，處理恰當。

撇開詞曲之美，粵劇版有一處非常成功的是其充滿衝突和功架十足的場口。可在京劇看不到。如《香劫》、《上表》、《香天》每場戲都好有魄力，任姐的文戲武做看得人好緊張，這裡則全以唯美戲處理。刪去枝葉，固然少了情節，不過發覺演員本身也不像其平時演出般「多變化」，相信這跟導演制有關。新劇有導演減輕演員的壓力，但同時亦局限了其發揮，演員每步都要依導演指示演出，難免少了自己的創造力，如《上表》一場，駙馬呈表予清帝後，才說要在朝堂上唸出來，看起來很怪，沒有表章在手的于魁智也只能較靜態上演此場戲。另外如《香天》粵劇有很強的戲手，在京劇中都變得較靜態。于魁智、李勝素有出色的唱腔與情感表達，惟二人的身段動作在導演編排下不曾發揮得很好。

中國國家京劇院《帝女花》LCSD提供



周末好去處

法國五月 x 城市大學 「藏珍閣」

—由自然科學到大自然藝術

法國五月藝術節的《「藏珍閣」-由自然科學到大自然藝術》展覽，獲得香港城市大學、Maecena Association、Nicolas Patrzyński、Maison Deyrolle、巴黎高科技農業學院(Agro ParisTech)、生命博物館(Musée du Vivant)、克雷默古董行(Kraemer Gallery)及 Pierre-Alain Challier Gallery 的鼎力支持，為觀眾呈現歐洲收藏家數個世紀所搜羅的各地奇珍，包括世罕見的動物和植物、奇異瑰麗的礦物，以及精巧玲瓏的藝術品。由十六世紀開始，歐洲探險者開始踏足亞洲、美洲、非洲等，並將當地珍品（包括天然及人造製品）帶回歐洲。歐洲收藏家們對這些奇珍之若鶩，而且為突顯其社會地位，他們將珍品安置在通稱「珍奇櫃」的櫥櫃或小房間內以供他們的訪客欣賞。「珍奇櫃」啟發了當



時的學者開始建立自然科學的分類體系，並為18世紀及19世紀的科學研究奠下基礎。

是次展覽將展出約250件珍品，包括珍奇店Maison Deyrolle的動物標本、由生命博物館收藏19世紀Boisgontier的版畫、克雷默古董行借出18世紀的傢具及藝術品，以及Pierre-Alain Challier Gallery中著名當代藝術家奧托尼埃爾(Othoniel)的作品。經精心挑選由18世紀至今的珍奇古玩及標本，強調自然界的多樣性，希望觀眾欣賞之餘亦意識到保育的困難。

日期：即日起至8月19日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逢星期一休館）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鳴謝學術樓18樓城大展覽館
免費入場